

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 婚姻满意度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

邓远平¹，蒋柯²

(1.集美大学师范学院, 厦门 361021; 2.温州医科大学精神医学学院应用心理系, 温州 325035)

【摘要】 目的:考察婚姻满意度在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方法:**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的6272位老年人数据,分析其日常活动能力、抑郁情绪和婚姻满意度的现状及相互关系。**结果:**在日常活动能力、抑郁情绪和婚姻满意度上,男性老年人优于女性老年人,城市老年人优于农村老年人;婚姻满意度在男性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间存在调节作用,但在女性老年人身上则不存在,男性老年人婚姻满意度越高,日常活动能力对抑郁情绪的影响越小。**结论:**婚姻满意度在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间的调节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大力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应充分考虑性别因素,促进老年人的健康公平。

【关键词】 老年人; 日常活动能力; 抑郁; 婚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0.06.044

The Elderly's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and Depression: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riage Satisfaction

DENG Yuan-ping¹, JIANG Ke²

¹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²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chool of Mental Health,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wa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role of marriage satisfaction in the elderly's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and depress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data of 6272 elderly people in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2018), the status and relationship of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depression and marriage satisfac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 terms of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depression, and marriage satisfaction, male elderly were better than females, and urban elderly were better than rural elderly. Marital satisfaction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elderly male's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and depression, but not in the elderly female, the higher the marital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male, the less the influence of daily activities on depression. **Conclusion:** There i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on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and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ld-age service system should take gender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lderly of different genders.

【Key words】 Elderly; Ability of daily living activities; Depression; Marriage satisfaction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老年人健康快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1]。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9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2.6%,以14%为分界线,2019年底距离“老龄社会”仅差1.4%^[2]。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全身器官出现进行性衰退,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干扰其家庭和社会角色的正常履行,进而造成不良的心理体验,如无用感、内疚感和羞耻感等^[3]。长期不良的内心体验易让老年人陷入抑郁情绪之中,而抑郁情绪反过来又会对日常活动能力产生迟发性的负面影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会交互加重^[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健康中国背景下社区心理学的智慧模式研究(18BSH120)

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受损越严重,对照料的依赖性就越大。由于当前我国社会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因此传统的家庭养老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受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中青年子女精力主要投注在激烈的职场中,配偶自然成为日常活动能力受损老人的直接照顾者。日常活动能力受损老年人的婚姻满意度可反映配偶的照顾质量。婚姻满意度是指当事人对配偶及婚姻关系的态度和看法,它是影响婚姻结果的重要路径^[5]。显然,日常活动能力受损老年人的婚姻满意度越高,代表其得到的照料越好,受损的日常活动能力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越小,抑郁情绪就越轻微,即婚姻满意度在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间起着调节作用。由于当前60周岁以上的老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

影响,家务主要由妻子承担。因此,婚姻满意度上的评价会受传统社会性别意识的影响,同样对家务作出“满意”的评价,丈夫的实际付出可能远比妻子要少得多。由此推测,婚姻满意度在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间的调节作用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当前未发现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将检验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抑郁情绪和婚姻满意度在性别和户籍上的差异性,同时分别考察不同性别老年人的婚姻满意度在日常活动能力和抑郁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期望研究结果能为提升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提供参考依据,助力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战略目标。

1 方 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在2018年度的调查。该数据库包含我国25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数据,区域面较广。数据库包含人格特征、家庭经营状况、工作状态和受教育水平等信息。

1.2 研究对象

被试筛选标准为:年龄大于60周岁;婚姻状态为“在婚”;任一变量均无缺失数据;每个家庭保留一个老人,保证样本数据间的独立性。最后纳入分析的个案有6272人,平均年龄67.24。男性3409(54.35%)人,女性2863(45.65%)人;农业户口4358(69.48%)人,非农业户口1914人(30.52%)。

1.3 研究工具

1.3.1 日常活动能力量表 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是影响其生命质量的主要因素^[6],日常活动能力受损是老年人最主要的健康问题。CFPS从生活中常见的七个方面评估日常活动能力:户外活动、进餐、厨房活动、使用公共交通、独立购物、清洁卫生、独立洗衣。评分标准为1(能)、0(不能)计分,总分代表个体的日常活动能力。本研究中,日常活动能力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24。

1.3.2 婚姻满意度量表 从三个方面评价婚姻满意度:婚姻生活、配偶经济和家务的贡献程度,评分标准为1-5,1代表很不满意,5代表非常满意。总分代表个体的婚姻满意度,得分越高代表婚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婚姻满意度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90。

1.3.3 抑郁情绪量表 使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简版,共8个项目,其中有6题测量抑郁情

绪,2题测量积极情绪。国内一项基于中国老年人样本(4945人)的研究表明,积极情绪题目会降低总量表信度,并不支持抑郁情绪这个高阶因素^[7]。本次数据发现相同结论,故我们最后只保留抑郁情绪题目:(1)我感到情绪低落;(2)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3)我的睡眠不好;(4)我感到孤独;(5)我感到悲伤难过;(6)我觉得生活无法继续。要求被试根据自己在过去一周内各种感受或行为的发生频率评定,几乎没有(不到一天)、有些时候(1-2天)、经常有(3-4天)、大多数时候有(5-7天),评分依次为0、1、2、3。总分越高,说明抑郁情绪越重。本研究中,抑郁情绪量表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758。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1表明,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与婚姻满意度不存相关,与抑郁情绪有显著负相关;抑郁情绪与婚姻满意度有显著负相关。

表1 老年人各变量概况及相关性(n=6272)

变量	M±SD	日常 活动能力	婚姻 满意度	抑郁 情绪
日常活动能力	6.555±1.181	1		
婚姻满意度	13.399±2.272	0.003	1	
抑郁情绪	5.427±4.302	-0.231**	-0.246**	1

注:M为平均数,SD为标准差;** $P<0.01$ 。

2.2 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婚姻满意度和抑郁情绪的性别差异

表2表明,男性的日常活动能力和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女性,在抑郁情绪上则要显著更低。

表2 老年人在三个变量上的性别差异(M±SD)

变量	男性(3409人)	女性(2863人)	t值
日常活动能力	6.583±1.194	6.522±1.164	2.047*
婚姻满意度	13.729±1.975	13.006±2.526	12.719**
抑郁情绪	4.803±4.056	6.170±4.467	-12.682**

注:M为平均数,SD为标准差;* $P<0.05$,** $P<0.01$ 。

2.3 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婚姻满意度和抑郁情绪的户籍差异

表3表明,农业户口老年人在日常活动能力和婚姻满意度上显著低于非农业户口老年人,在抑郁情绪上的得分则要显著更高。

2.4 老年人婚姻满意度在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间的调节效应

因社会性别意识影响到婚姻满意度评价标准,所以在分析婚姻满意度在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间的调节作用时,按性别分成男、女两组。将年龄、

户口作为控制变量,男性组结果见表4,女性组结果见表5。

表4表明,男性日常活动能力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日常活动能力下降会加重抑郁情绪;婚姻满意度对男性的抑郁情绪有缓解作用;男性日常活动能力与婚姻满意度的交互作用对抑郁情绪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男性的婚姻满意度对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将婚姻满意度标准分分别取-1、0、1三个分值点,分别作为婚姻满意度低、中、高三组。在控制了年龄、户口的影响后,三组男性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对抑郁情绪均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简单斜率分别为-0.237($t=-10.238^{**}$)、-0.205($t=-12.349^{**}$)、-0.185($t=-9.458^{**}$),数据表明随着男性老年人婚姻满意度的

提高,其日常活动能力对抑郁情绪的影响在不断减弱。

表5表明,女性日常活动能力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日常活动能力下降会加重抑郁情绪;女性婚姻满意度对抑郁情绪有缓解作用,但日常活动能力与婚姻满意度的交互作用对女性抑郁情绪没有显著影响,婚姻满意度不起调节作用。

表3 老年人在三个变量上的户籍差异(M±SD)

变量	农业户口 (4358人)	非农户口 (1914人)	t值
日常活动能力	6.504±1.224	6.673±1.068	-5.229**
婚姻满意度	13.338±2.310	13.541±2.176	-3.280**
抑郁情绪	5.947±4.419	4.241±3.766	14.712**

注:M为平均数,SD为标准差;** $P<0.01$ 。

表4 男性婚姻满意度在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间的调节效应分析(n=3409)

因变量	其他变量	B	S.E	t	P	95%CI
抑郁情绪		$F(5, 3403)=75.519, P<0.001, R^2=0.1$				
	年龄	0.015	0.017	0.896	0.371	(-0.018, 0.048)
	户口	-0.154	0.016	-9.374	$P<0.001$	(-0.186, -0.122)
	日常活动能力	-0.205	0.017	-12.349	$P<0.001$	(-0.238, -0.173)
	婚姻满意度	-0.158	0.016	-9.654	$P<0.001$	(-0.190, -0.126)
	日常活动能力×婚姻满意度	0.032	0.016	2.009	$P<0.05$	(0.001, 0.063)

注:B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户口编码,1为农业户口,2为非农户口。

表5 女性婚姻满意度在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间的调节作用分析(n=2863)

因变量	其他变量	B	S.E	t	P	95%CI
抑郁情绪		$F(5, 2857)=90.877, P<0.001, R^2=0.137$				
	年龄	-0.023	0.018	-1.318	0.188	(-0.058, 0.011)
	户口	-0.155	0.018	-8.855	$P<0.001$	(-0.189, -0.121)
	日常活动能力	-0.227	0.018	-12.774	$P<0.001$	(-0.262, -0.192)
	婚姻满意度	-0.237	0.017	-13.623	$P<0.001$	(-0.271, -0.203)
	日常活动能力×婚姻满意度	0.023	0.018	1.387	0.166	(-0.01, 0.056)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男性老年人在日常活动能力和婚姻满意度上优于女性老年人,原因与我国不同性别角色意识和文化水平差异有关。大多数男性属“主外”的一元模式,而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劳动外,还得胜任“贤妻良母”的角色,操持大量的家务,形成女性的“内一外”二元模式^[8]。退休后,男性更多处于“赋闲”状态,而女性仍在料理家务,这可能是女性日常活动能力和婚姻满意度更低的一个原因。另外,从文化水平看,当前的老年人大多是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成长,加上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家庭普遍更重视男性的学历教育,导致当前男性老年人的文化程度高于女性。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经济能力更好、健康意识更强,也更易采纳新的健康观念,因此

男性健康程度更好,其日常活动能力和婚姻满意度要优于女性。前人研究发现婚姻满意度^[9,10]、日常活动能力^[11,12]均与老年人抑郁情绪有显著相关,本研究发现类似结果,男性在前两个变量上要更好,自然其抑郁情绪要更轻。

另外,老年人在日常活动能力、婚姻满意度和抑郁情绪上存在户籍差异。农村居民大多以繁重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其经济压力、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均落后于城市居民,这些都是导致农村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更差的因素;婚姻满意度方面,城市居民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总体要高于农村居民。有研究证实文化程度较高者婚姻质量较好^[13],因为文化水平高的个体在面对夫妻情感矛盾时,倾向于采取沟通说理的方式,处理更有效率;经济收入也是

影响婚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较低的家庭收入对夫妻双方来说是一种慢性压力,夫妻俩每天需要小心地应对生活上的收支平衡,易产生沮丧、愤怒和抑郁等不良情绪^[14],从而降低婚姻满意度。农村居民较低的婚姻满意度、更差的日常活动能力,导致了更重的抑郁情绪。

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男性婚姻满意度在日常活动能力与抑郁情绪间起着调节作用,但在女性身上则不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两性角色意识的差异导致婚姻满意度评价标准存在性别差异。家务是婚姻满意度评价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妻子在家务方面须付出一定的程度才能获得丈夫的满意,而丈夫可能付出少许便能得到妻子的满意。当丈夫日常活动能力受损时,妻子自然就成为其生活和情感的照顾者,这与其在生命历程中“照顾者”的角色是一致的。双方都感觉理所当然,妻子付出越多,丈夫的婚姻满意度越高,就越能缓解日常活动能力下降所导致的抑郁情绪;而当妻子日常活动能力受损时,丈夫成为照顾者,囿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造成在生活照料时会有力不从心之感^[15],其所提供的帮助可能并不足以缓解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带来的负性影响,但仍能获得妻子较高的婚姻满意度评价;另一方面,老年人深受传统文化规范的制约,尤其是性别角色分工的意识根深蒂固,丈夫的照料甚至有可能引起妻子的自责和内疚,加重抑郁情绪。因此,当前大力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应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对于日常活动能力受损的女性老年人,家属可以在养老机构购买到精准服务来弥补女性老年人配偶照料质量不佳和性别角色文化所致的抑郁情绪,促进老年人的健康公平。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人民日报, 2019-07-16(007).
- 2 国家统计局. 2019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约2.54亿,新增945万. https://www.sohu.com/a/367457358_161795.
- 3 范志光, 袁群明. 知觉压力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1): 168-172+177
- 4 廖红. 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的关系.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1, 31(13): 2539-2540
- 5 Karney BR, Bradbury TN.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Marital Quality and Stability: A Review of Theory, Method, and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5, 118(1): 3-34
- 6 李向云, 景睿, 韩连堂. 农村老年人生命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09, 13(5): 544-547
- 7 张宝山.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在我国老年人群体的因素结构. 中国心理学会. 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 2012. 2
- 8 杨菊华. 传统与策略: 1990—2010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 学术研究, 2014, (2): 31-41+54+159+4
- 9 马素慧, 窦娜, 李丹, 等. 婚姻、家庭、环境因素与围绝经期妇女抑郁的相关性.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3, 33(4): 892-894
- 10 李添, 陈翔展, 尹述飞, 等. 婚姻状态对空巢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情绪的影响.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8, 38(16): 4058-4059
- 11 李漫漫, 付轶男, 吴茂春, 等. 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相关性的研究. 现代预防医学, 2017, 44(21): 3957-3961
- 12 周菊芝, 陈双琴. 养老院老年人的活动能力与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中国当代医药, 2011, 18(13): 138-139
- 13 程灶火, 谭林湘, 杨英, 等. 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的编制和信效度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4, 12(3): 226
- 14 Liker JK, Elder GH. Economic hardship and marital relations in the 193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 343-359
- 15 黄何明雄, 周厚萍, 龚淑媚. 老年父母家庭照顾中的性别研究概观——以香港的个案研究为例. 社会学研究, 2003, (1): 60-70
- 33 Richey JA, Brewer JA, Sullivan-Toole H, et al. Sensitivity shift theory: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positive affect and motivational deficits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9, 72: 101756
- 34 Bodnari M, Cojocaru V, Lupusor A. Correlation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xiety and sleep. *Sleep Medicine*, 2017, 40: e202

(收稿日期:2020-04-02)

(上接第1300页)

(收稿日期:2019-09-07)